



shaonianchushichouziwei

少年 初识 愁 滋味

——我的五六十年代——

陶正 著

北京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年初识愁滋味：我的五六十年代 / 陶正著.

—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4

ISBN7-200-05544-1

I. 少… II. 陶… III. 散文随笔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9107 号

少年初识愁滋味

shao nian chu shi chou zi wei

—我的五六十年代

出版：北京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
邮编：100011

网址：www.bph.com.cn

发行：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制版：北京北斗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印刷：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版次：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9 × 680 1/32

印张：5

印数：1-10000 册

书号：ISBN7-200-05544-1/k · 584

定价：18.00 元



自序

如果不算那些鸡零狗碎的敷衍文章，我不务正业，已经十多年了。直到《记忆》杂志约稿，我才又写了《火烧茄子鱼》和《碍着谁了》两篇。发表之后反映还好，朋友们说，我的文笔变老辣了。

我知道，这是指我文风的平实。因为，写它们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喜欢巧思、雕琢、煽情了，连形容词都少用，总觉得有点儿添加剂的味道。究其原委，这大概跟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关：我发现，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绵延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糟粕，那么，唯此为大的，莫过于一个“伪”了。可惜，时至今日，它还被认认真真地继承发扬着。有人真就把做戏当成了切实的人生，连写自传都成了自我包装。这就不仅是骗人，也是在骗自己了——我的返璞归真，大概是对这感受的一种逆反。

我不能说我没骗过人，也不能保证以后不骗人。可自欺欺人的事儿，我是断不想再干了，尤其是回忆

少年初识愁滋味



性的文章，要么不写，要么就如实的写。否则，虚拟一个什么东西，当成镜子里的自己，哪怕貌似潘安，看起来也会起鸡皮疙瘩。

《少年初识愁滋味》就都是回忆性的文章。

去年闹 SARS，人人闭关自守。无聊之中，我继续了那两篇散文引发的记忆搜索。忽然闪出了什么，就立刻写下来，并不管什么时间顺序。当然，也有限制：一律是孩提时代的——我和“新中国”的孩提时代，多梦的时代。回味它们很有意思，如同清早醒来，再闭上眼睛，回味夜里梦见的稀奇古怪。当然，既然醒了，再怎么回味，也不会像做梦时那样，兴高采烈，或痛心疾首了。我的心态很平和——那“老辣”之说也许并不单指文风的平实，也指我心态的平和——我沉浸而又超脱地和儿时的我交流着，及至 SARS 隐退，竟又积累了十来篇东西，得以集一本书了。

《少年初识愁滋味》的书名，当然来自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诗句——那真是人生灼见：“少年不

少年初识愁滋味



识愁滋味”，于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；及至“而今识尽愁滋味”时，倒往往不言愁了，扯淡了，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了……可惜，我还不老，还没学会扯淡，觉得少年也还是有愁可说的。尤其我在《梦》里写过的，我的那个梦，现在想来，也是个难以冲破的愁城……或许，还带有预言性质，对我这次的出书，也早早准备了自嘲：

一个巨大的地球在我面前旋转……我，一个小小的我，拿着一根细线，往地球上一圈一圈地缠……我一定要把地球缠满……或者，有什么人一定让我把地球缠满……我累了，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了，却也知道，我必须无止无休地缠下去……

陶正

2004年5月4日

少年初识愁滋味



目 录

自序	1
火烧 茄子 鱼	1
碍着谁了	13
蓝绿黄	23
李文湖	35
败家子儿	47
照相 洗相及臭美	59
书的故事	71
好孩子 野孩子	83
心里有数	95
梦	107
四季	119
小东西	139
“青灯有味似儿时”（编辑附言）..... 杨良志	151

火烧茄子鱼

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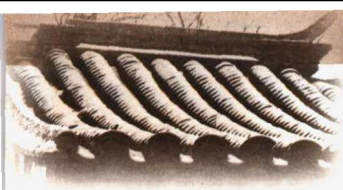
每月24号，家里的粮食就吃光了。下午，姥姥，妈妈，哥哥或我，就带上钱和面口袋，去粮店排长队。

当然，还得带上粮票。那时候人人都有粮食定量，方寸大小的粮票比钱更重要。我刚上高小，正是“祖国的花朵”，政府给我们的定量只比成年人少4、5斤：每月24斤半，平均一天8两。

现在的北京孩子，绝吃不了8两主食。除非贫困地区。事情就这么怪：越穷，胃口就越大。那时候整个中国都在闹饥荒，粮食少，油、菜、

少年初识愁滋味





肉更少。每天光吃点儿碳水化合物。日子一长，人人都成了饿狼。

仍是政府体恤，允许百姓们寅吃卯粮——每月24号午后启用下月的粮票。于是，一过12点，姥姥、妈妈、哥哥或我，就带上钱和面口袋，去粮店排队。

晚上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把买来的口粮分开，装纸袋儿。要按天数分，买几天的口粮就得吃几天；要按顿数分，早稀，午干，晚稠，定好食谱；要按种类分：粗粮细粮搭配。总之是计划经济，目标是坚持到下月24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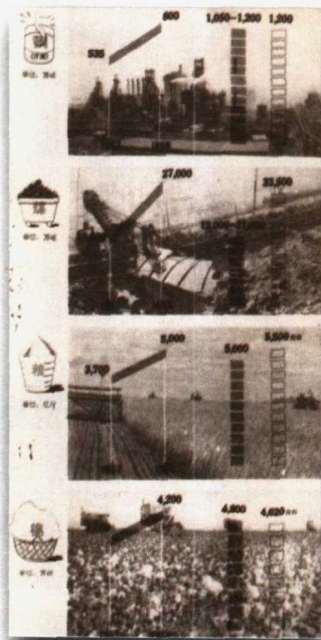
口粮是定数，每月的天数却不同。这个月31天，姥姥就叹气；下个月30天，我们就雀跃；最数2月份慈悲了，同样的口粮，只须应付二十九天，甚至二十八天。真真是占了大便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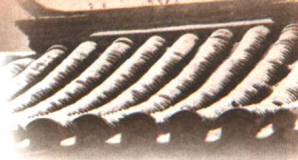
糊纸袋儿也能占便宜，因为那得“打糗子”，而且用白面。把白面口袋抖干净，用水泡；泡出来浆水儿，再多少加点儿面粉，放到锅里，煮到鼓泡儿，就黏了。糊纸袋儿的时候，你可以趁人不备，把本该抹到纸上的糗子抹进嘴里。糊完纸袋，锅里总还会挂点儿糗子，兄妹几个便可以公然弯指头刮，伸舌头舔了。

兄妹四个。我是老二。都说老

1959年钢煤粮棉生产指标系列图示

（那时候整个中国都在闹饥荒，粮食少，油、菜、肉更少。每天光吃点儿碳水化合物。日子一长，人人都成了饿狼。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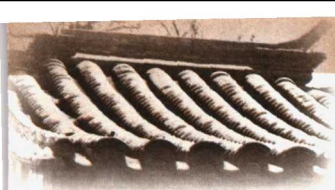
大忠厚，老二狡猾。我的实践检验了这个真理。我老是饿，饿得早节不保，想出了一个坏主意。

那月买口粮，我抢着去了。姥姥让买30斤棒子面，我却只扛回28斤。自然，我是按30斤交的差。家里也是按30斤分的袋儿。

以后几天，我做贼心虚，保持着高度警惕。姥姥熬菜粥了，搅着面，



兑着水，撒着剁碎的烂菜叶子……我偷眼看她的神态，总觉得她的眉头比以往皱得深。吃饭了，妈妈像平常一样，你一勺我一勺地配给。我不敢再计较勺里的深浅，碗里的稀稠，还竭力把喝粥的速度放慢，好像那玉米面倒比平常多了似的。



还好。没人察觉口粮被克扣了。反正顿顿吃不饱，难得一个填满了的肚子做比照。克扣下来的粮票和钱也安然无恙：我今天夹在书皮儿中，明天垫在水彩盒衬底儿下，就是不敢放进衣兜——妈妈有时要给我洗衣服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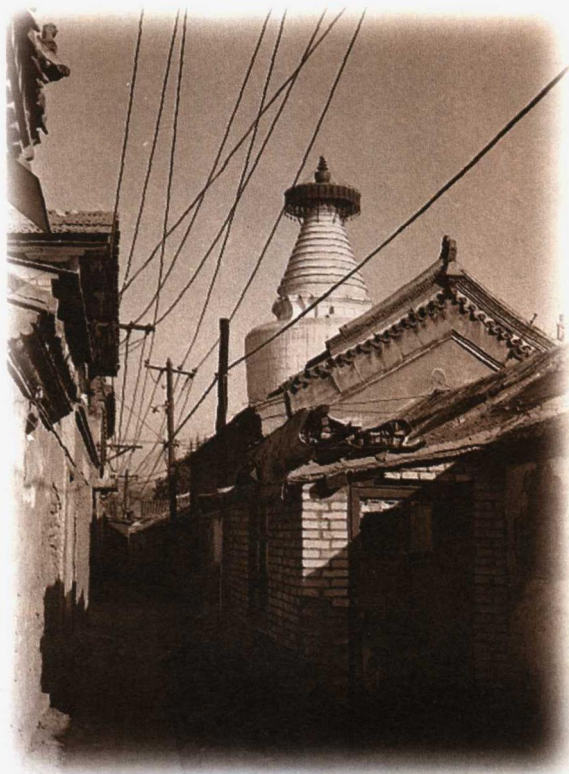
终于，我放心了，决定大大地奢靡一番。梦寐以求的是一种“高级点心”：一个小盘儿里码着七八小块儿，交一两粮票，5毛钱，就哗啦倒给你。

一个同班同学就买了。他爸爸是高干，挣钱多，还领过能顶粮食吃的“小球藻”……我不行，贪污的棒子面钱总共两毛，买半盘儿高级点心都不够。当然，我也有零花钱，妈妈给我租小人书看的，一天一分钱，能租一本厚的，或两本薄的。但是，即使我一个月不进小人书店，也刚能凑足一盘高级点心，那剩下的一斤九两粮票呢？

我返回了计划经济轨道：买大火烧。大火烧2两一个，5分钱。2斤粮票10个，正好5毛钱。3天买一个，正好吃一个月。等到下个月再买粮食的时候……

却没等到下个月。

没等到下个月，大火烧





就变味儿了。

开始，大火烧当然极好吃：热，酥，香。放了学，排着路队，走到院门口，我跟同学们说声再见，就进了门洞儿。但我并不回家，看看路队走远了，再溜烟儿跑出来，直奔胡同口。胡同口有个小饭铺儿。饭铺里有个老爷爷。老爷爷“公私合营”后悲哀了一阵儿，“超英赶美”时兴奋了一阵儿，赶到“三年困难”，又无精打采了。

“买一个火烧！”我意气风发。老爷爷狐疑地打量我……我把攥热了的粮票和钱递上去，他便看也不看，收下了。那时候的人还不会造假，也就没什么防范意识。

当然，我的粮票和钱都是真的。我不蒙外人，只骗自己人。

我拿着火烧，来到街头，靠着电线杆子，看着当当驶过的有轨电车，狼吞虎咽。也有时，我走向小人书店，对着玻璃窗里的孩子们，细嚼慢咽。又有时，我把下午的美餐提到清早，站在校门口，美美地咀嚼……大火烧不仅能充实我的肚子，也能让我挺起肚子，面对周围的目光：艳羡、嫉妒、猜疑……还有那个高干孩子视为同类的亲热。

可惜，好景不长。

姥姥蒸了一屉菜团子，棒子面皮儿，白菜梆馅儿。最大的一个留给妈妈，最小一个的她自己吃。做金银卷儿或贴饼子也是这样。中不溜儿的由我们兄弟四个挑。妹妹是女孩子；弟弟还没上学。竞争主要在哥哥和我之间展开。姥姥疼哥哥，



说他是长外孙儿，应该先挑。妈妈偏向我，说我常得病，得增加营养。母女各执一词，结果达成了折中协议：我和哥哥轮流挑，一人一次。

那天，轮到我挑了。我刚在外边独吞了一个火烧，于是就挑了个小点儿的。

倒不是因为吃饱了。三天加一个火烧，添不了多少油水。要让我敞开吃，我还能把一笼屉菜团子都包了圆儿。可我就是觉得……心虚，胆怯，不自在。于是就破天荒挑了一回小的。

姥姥大惑不解，摸我的脑门儿：“怎么了？不舒服？”

我有口难言，吭哧着。人一有难言之隐，往往就吭哧，吭哧一会儿，往往就吭哧出假话来，往往还是漂亮的假话……“大哥个儿大，比我能吃……”

姥姥万分惊喜：“这孩子……懂事儿了……”

夜里，我都钻被窝儿了，妈妈才回来。爱告状的姥姥一反常态，开门儿就报喜：“小正这孩子，懂事儿了！”

爸爸在天津工作，家里是妈妈主事儿。妈妈那时是翻砂工，重体力劳动，工厂离家又远，再加上一向争强好胜，热心社会活动，她每天回家，就筋疲力尽了。姥姥疼哥哥，更疼妈妈，有时，等我们睡着了，或认为我们睡着了，就从各个纸袋里搜刮一点儿公粮，给妈妈开小灶，弄碗“拨鱼儿”、“疙瘩汤”什么的。说不定还能变出一个鸡蛋卧进去。

然后，姥姥又去给妹妹把尿——妹妹还小，一把尿就哭。有时候就把我吵醒了。我醒了，也就想撒尿。

妈妈把碗凑到我嘴边：“吃口卧鸡蛋。”

我推辞。不仅是因为听见姥姥在叹气。

“轻易吃不着……快，吃了接着睡。”

我就吃了。



接着却睡不着了。听姥姥打呼噜，听耗子在顶棚上啃高丽纸。剩下的粮票和钱正塞在墙缝里。但愿耗子找不着……

以后几天，我变勤快了。帮姥姥倒炉灰，帮妈妈缠毛线，跟哥哥一起抬水，还把抬水的棍子往他那边探，学习上也加了把劲儿。可是，还不行。就好像今天得一个5分儿，并不能抵消昨天的2分似的。数数剩下的粮票。还有8两。我却不想再吃四次大火烧了。

我又想出了一个解脱的办法。

放了学，排着路队，走到院门口，我跟同学们说声再见，就进了门洞儿。看看路队走远了，我忽然做出惊喜的样子，一溜烟儿冲进家门。“姥姥姥姥！我捡了四两粮票！”我捏着两张粮票，在姥姥眼前摇晃。

“真的？哪儿捡的？”

“就院门口儿！台阶儿底下！”

姥姥乐得呲出了假牙，反复摩挲着揉皱的粮票：“……这孩子，眼神儿真好……够熬锅菜粥了……唉……也不谁这么马大哈……丢什么也不该丢粮票呀……”

当晚，喝菜粥的时候，当着哥哥妹妹弟弟，姥姥把刮下的锅底全扣进我的碗里：“甬眼气！有本事你们也捡两张粮票儿去！”

我还有两张。倒不是舍不得全交公，是希望多还给全家几次惊喜。于是，第二天，我故技重演，又咋呼了一回。

这次，姥姥惊喜过后，又皱起了眉头：“还是老地方捡的？”

“啊！就门口台阶底下！”

“邪门儿……昨儿就没看见？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兴许是前天晚上风刮过来的……也多亏昨晚儿没再刮风……”

也多亏我再没有粮票了。

夜里，妈妈把我摇醒了。她们厂里发加班儿的夜宵：半个烤黄了的大眼儿窝头。

全让我一个人吃。

这回，姥姥不但没叹气，还端给我一杯白开水：“慢点儿吃，别噎着。”

姥姥和妈妈都看着我吃，看着我笑。

我真喜欢看她们笑。

礼拜日，一个叫刘雍的同学找我去逮蚰蚰儿。我们就去了西郊。西郊蚰蚰儿多：草垛里的蚰蚰儿个儿大，铁道边儿的蚰蚰儿牙硬。

可是，没等发现蚰蚰儿，我们先发现了一帮奇怪的人——一大帮城里打扮的人正猫着腰，撅着屁股，在菜地里摘茄子、拔茄子秧儿。一个农民伯伯黑着脸儿，在一旁溜达、吆喝。

“手底下利索点儿啊！头晌午把这块地拾掇干净！我可把话说在头里：拾掇完了，一人五斤茄子，家走。拾掇不完，就空着手回城！”

忽然，我好像又看见了姥姥和妈妈的笑。

“走！”我怂恿刘雍，“咱们也挣五斤茄子！”

挣茄子的人真不少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我和刘雍混进去，竟没被黑脸儿伯伯发觉。

可是，才干了不一会儿，我们就受不了了。地皮太干，茄子秧儿很难拔；我们的手太嫩，拔几下儿就起了水泡；黑脸儿伯伯又极可恨，指挥一切不说，嘴里还不干不净，数落个没完，大意是城里人都不行：懒，笨，窝囊废，白吃饱儿。

于是，连累带气，我又想出来一个坏主意——这



回我可要蒙外人了。

茄子本应放进竹筐，茄秧儿本应抱到地头。我和刘雍把茄子秧和茄子一起抱上，扔进地头的壕沟……嘿，过一会儿，我们再脱离劳动大军，还原成逮蚰蚰儿的。不逮蚰蚰儿，逮茄子！

我把黑脸儿伯伯看扁了。

他没发现我们，却发现了茄子。他没想到是我们作怪，却把怒火发泄在全体“城里人”身上：“饿疯了吧？偷惯了吧？行！到时候一人儿扣一斤，四斤！多一个都不给！”

我把城里人全坑了。

看着黑脸儿伯伯发威，听着城里人埋怨，我更没劲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刘雍问我怎么了。我说肚子疼。

刘雍突然也狡猾了，尽管他并不是老二。他让我继续疼、使劲疼、疼出样儿来，最好是哼出声来。他去找黑脸儿伯伯。

黑脸儿伯伯不动声色地看着我，使我心惊胆战。再哼哼，倒也自然了些。

黑脸儿伯伯发问了：“你们俩儿没大人带着？”

我先点头后摇头。

黑脸也先点头后摇头：“去拉泡稀，家走吧！别干了。”

刘雍支支吾吾：“那我们干了半天……”

黑脸不再开口，从近处的大筐里拨拉出一些最小、最难看的茄子，扔到我们跟前。想想，又把它们拨拉成两份，就走开了。

我和刘雍也走开了——他假装搀着我，我假装直不起腰。

我们当然带上了那些茄子。再小，再难看，也是茄子。



一共10个。一人5个。我至今记得清楚。
走出老远，我们才笑出声来。

姥姥那天出去了。妈妈好像不大舒服，靠在床头养息。见我带茄子回来，忽然来了精神，吩咐哥哥妹妹们到床头集合。

妈妈把生茄子切成薄片儿，一轮儿轮儿地分发。她自己吃，边吃，边问我茄子的来历。

我隐瞒了欺骗，突出了劳苦，还展示了手掌的血泡。

妈妈始终微笑着，眼圈儿却渐渐红了。

我仿佛一下儿长大了，生出了为家分忧的使命感。此后，连动脑子带动手，我又让家里开了几次荤。

我去颐和园摘桑葚儿：不买门票，从围墙的破口翻进去，去西堤——那里人少，桑树多。找一根短棍儿，绑一个铁钩，爬到树上，隐在叶后，先吃够了，再摘足了。凯旋的时候，要带上手套儿，捂上口罩儿，免得管公园的人发现染紫的手和嘴。

我去什刹海摸河蚌：正赶上清淤，水全放干了。说是干了，还渍泥汪水儿。一脚下去，唧唧咕咕直没膝盖，拔出来都挺费劲。我用脚指头探着底，探到一个圆乎乎光溜溜的东西，就是蚌了，再把胳膊深深地插下去。三番五次，浑身都糊满了黑臭，好像现在的人抹了“死海泥”。“死海泥”是有钱人玩儿的，能美容、美肤。而我，弄回一堆炖不烂、嚼不动的老蚌肉，冒出一身又红又痒的小疙瘩。

我还摘过酸枣儿，掰过柳芽儿，挖过马勺儿菜



(马齿苋)，钓过小白条儿……还有一次，房顶上出现了一只死乌鸦，我和哥哥用长竹竿儿挑下来，炖鸡似的炖着吃了。乌鸦极瘦，大概也是饿死的。肉少得可怜，像糟木头，还有点儿酸。

夏天，我又跟李文湖一起去了北海。

李文湖也是同班同学，我极特殊的一个伙伴：学习特差，身体极棒；家里比我穷，手头比我阔；义气、流气；为我好，带我坏……我在小说里写过他，这个记实系列里，也有关于他的选题。本篇就不多说了。

我跟李文湖去了北海。北海里有个园中园——濠濮涧。亭台里有古画儿，草木间有鸟叫，池水中有好看的鱼。我们是冲着鱼去的，不是为好看，是为好吃。家里好久没吃鱼了。上次是过春节，吃带鱼，凭副食本儿买的：三口人以下一斤；五口人以上两斤。下次配给，大概得等过“十一”了。

李文湖能帮我提前闻见鱼味儿。他准备了一个线板儿，一个鱼钩儿，一块窝头。

他让我钓鱼。他给我望风。他说他的眼睛好，能看出爱管闲事儿的人。

我坐在亭子边上，把线板儿压在屁股底下，再悄悄地 拽线来，顺着条石的缝隙，把鱼钩续进水里。好了。只等鱼线突然绷紧了。此前，我可以假装休息，假装看风景，假装背课文《金色的鱼钩》：“老班长用缝衣针做了一个鱼钩”……或者，不假装，真干点什么，比方唱歌：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”……我很喜欢唱这首歌，以前能吃饱的时候唱，现在吃不饱也还唱。第一次唱它就是在北海。那时我刚入队，过队日，游园，划船，参观少年儿童水电站。水电站就在